

唐胄“养优”教育理念的源流与价值

张意薇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中国

【摘要】本文试图探讨明代海南著名学者唐胄的“养优”文化及其在现代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中的意义。通过词源学分析、《西洲书院记》的解读、钟芳评述以及《艺文谱》十二图咏的内容，以解析“养优”文化的深厚内涵与发展脉络。“养优”文化是一种强调品德修养与职业技能并重、教育的普及性和公平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唐胄终身致力于推动教育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他通过其教育理念培养出知礼明礼的人才，为社会风气的改善作出了贡献。本文还探讨了“养优”文化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方面的引领作用，强调了“养优”文化对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及文化传承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终身学习；明代教育；西洲书院；传统文化；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202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区域增强适应背景下“博雅通识+灵活专业”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探索》（编号：HNSK（JDZC）25-32）；海南工商职业学院质量工程项目《区域增强适应背景下“博雅通识+灵活专业”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探索》（编号：hngs2025-zd10）；海南工商职业学院资助项目《基于 SPOC 的<养优文化>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编号：hngs2023-zd06）

1.引言

唐胄（1471-1539），明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教育实践使其闻名于史册[1]。他不仅在家乡海南的攀丹村创办书院、编写琼州方志，还在做地方官时重视推动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唐胄的教育思想以“养优”为核心，强调了德行与智识并重、教育的普及性和公平性等[2]。

2.“养优”文化的溯源与发展

2.1 书院源起与命名：唐氏家族的教育传承

唐震作为唐氏家族入琼始祖，在南宋末年迁居海南之时，便带来了数万卷书籍。这些书籍成为了家族知识传承的重要资源，也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唐震之子唐叔建落籍攀丹后，建立了“义学堂”[3]，倡导礼仪教育以教化百姓。他们的贡献被当地民众立碑颂扬，为唐家在海南的教育事业树立了良好的开端。

唐家后代继承发扬了重视教育的传统。例如，唐闻曾担任郡学教授，专司文教事务；其孙唐英博通经史百家之学，曾创办义学，免费教导乡里子弟十余年，因其高尚品德，人们尊称他的居所为“东善”，留下“东善培英”的典故[4]。这种兴学重教的精神在唐家代代相传，成为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弘治十五年（1502），唐胄父亲唐正去世。唐胄回到家乡为父守孝，并利用这段时间重新

整理家中藏书，建立了藏书楼。这座藏书楼不仅是对家族文化的延续，也为后来创建书院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正德七年（1512），唐胄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请求还乡。居家期间，他不仅悉心照料母亲，还致力于将原有的书院进行扩建和修缮。唐胄这种弃官归家、奉养母亲但不忘读书的精神，深得当时人们的敬仰。为此，官任参议的清河人张简特地题名为“养优书院”，以表彰唐胄的孝道与不懈追求学问的态度。

在编撰正德《琼台志》的过程中，唐胄需要为书院题写相关条目，于是邀请了按察司副使王弘为书院撰写记文。正德十四年（1535），王弘将书院更名为“西洲书院”。尽管名称有所变更，但书院的核心理念并未改变，依旧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学生。

2.2 “养优”的词源学溯源与发展

参议张简将唐胄创办的书院题名为“养优书院”，意在褒扬唐胄弃官不做、奉养母亲的孝道。“养”与“优”二字最早见于王弘《西洲书院记》中记录的唐胄与母亲的对话，唐母说：“汝优游于此，率有岁年，所养亦既足矣。……汝学优而仕，宁仕优而学，岂徒闻里之荣，当出而事君，以平生蕴蓄，冀复用于他日，为邦家之光，斯不负为汝父所以藏书之意。”[5]记文中，唐胄应母亲之问，详细解释了书院藏书的分类原则。唐胄重视经典文献的重要

性，同时注重诸子百家、历史著作、文学作品等书籍的学习，认为这些是全面发展的关键。他强调尊王之制，推崇儒家经典文献，同时也忽视诗辞翰墨，以丰富文化素养。母亲对儿子有条不紊地打理书院很欣慰，又进一步鼓励唐胄不仅要在家里尽孝，继承唐家兴学重教的传统，还要在未来有机会时出仕为官，在更广阔的平台为国家作贡献。

引文多次提到“养”“优”二字。据《说文解字》，“养”指供给、抚养、培育。引文“养”的本意是奉养母亲。“优游”与“学优”“仕优”的“优”意思有所差异。“优游”一词，可见于先秦文献中，如“慎尔优游，勉尔遁思”（《诗经·小雅·白驹》）中“优游”是悠闲自得的意思。“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九章·惜往日》）中“优游”有“优厚”的意思。唐母称唐胄“优游”即赋闲在家之意。而“学优”“仕优”来自《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般理解是为做官优秀的要去学习，学习优秀的便去做官。落实到唐胄这里，即指居家学习提升要内在德行，出仕为官要行道惠民。具体而言，唐胄主张学习内容应以仲尼之道、六经之教为主，立德修身。同时，唐胄因宦官专权、不得已赋闲在家，但也不能忘了有朝一日重返朝堂，为国建功。

若依从语言发展规律的解释，唐母勉励唐胄的话则有更普遍、深远的意义。《说文》称：“优，饶也。”《后汉书》有“优大，盛大”。才学优深即广博精深的意思。也就是先秦文献中，“优”并没有“优秀”的意思。因而，学优则仕，指学得有余力、有余闲，就去实践，从事实际工作。“仕”也不单指出仕为官，而是泛指见习，做实际工作。“仕优则学”，就是说在工作实践中余闲的话，还要继续学习。学有余力则实践，工作有余闲则学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循环提升。这一解释更加贴近古代汉语的实际含义，强调学习与工作的相互促进关系。在这种理解下，唐母口中的“学优则仕”“仕优则学”与现代社会提倡的终身学习观念高度契合，说明不断精进并适应变化的重要性。

王弘在《西洲书院记》最后写道：“男子生而县弧，宇宙皆所有之分内事。……夫然后归而西洲书院未晚也”王弘赞许唐胄的孝思不忘，但更该移孝于忠，劝勉其走出书斋，建功立业。书院的更名，标志着唐胄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肩负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唐胄的自我修身与教育实践中，“养”不仅仅

是对母亲的奉养的孝道体现，还包括个人内在修养和境界的提升。由此“优”也发展出形容人的品行优秀、才能出众的意思。“养”与“优”二字结合在一起，不仅表达了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还强调了通过教育提升内在德行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唐胄在其教育实践中，通过“养优”文化来培养学生，使其不仅在品德上日臻完善，而且在才能上也力争优秀、优异，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2.3 从《祭唐西洲文》看“养优”内涵

钟芳为唐胄撰写《祭唐西洲文》称唐胄：“盖处而有养，则畜以文德，恒需于郊；出而有为，则渐乎天迹，用仪于羽。”[6]印证了“养优”包含的“处而有养”“出而有为”之意。钟芳提到古人传说龙精虽然潜藏在水底，但其光华能够照耀河汉，唐胄正是这样。唐胄“居以崇实，若忘乎世，出以弘用，若忘乎名，言以发虑，若忘乎身……隐显酌谊，无歉大节，知所自贵，养充用裕。”也就是说，唐胄在隐居时注重道德修养，忘记了世俗的纷扰；出仕时则致力于施展才华，不贪慕功名利禄；唐胄在朝堂的谏言中成熟老道，深思熟虑，一心为国，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唐胄在隐退与出仕之间能够权衡道义，不与权臣宦官同流合污，不违背大节，深知自己应当珍视的是什么。唐胄平日用功读书、手不释卷，好礼师古，无论面对何种事务，都能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祭文中的“养充用裕”，“养”指的是个人的修养、学识、品德等的提升，强调内在的积累和成长。“充”表示充实、丰富，意味着通过学习和实践使自己不断进步和完善。“养充”即通过长期的学习和修身养性，使自己的内在素质得到充分的积累和提升。“用”指的是在实际生活或工作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和能力。“裕”表示从容、宽裕、游刃有余，形容一个人在面对各种事务时能够轻松应对，毫不费力。“用裕”即在实践中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处理问题得心应手。“养充用裕”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生智慧，既注重内在的成长，又强调外在的实际效用。

从“养优书院”到“西洲书院”，象征着唐胄的人生轨迹从“处而有养”升华到“出而有为”的过程。唐胄注重个人修养和家庭责任，积极投身社会，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理念体现在他的个人行为上，也通过书院的命名和更名得以体现与传承。

2.4 从“十二图咏”看“养优”的内涵

收录在唐氏族谱中的十二幅图画配赞诗

被称为“十二图咏”，其中“西洲遗教”的诗咏不仅赞美了唐胄及其西洲书院的卓越贡献，还展示了“养优”的教育理念及后世影响。诗中多处提及唐胄通过书院的教学活动，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这些学生后来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李锦标在题“西洲遗教”图时写道：“西洲名不朽，何为名养优？王宏有卓识，迥非张简侔”、张廷墉“岂是养优留此地，愿将奖勤绍文翁”等，由此可见，“养优”是一个修行的状态，是唐胄在塑造个人品格时候的必由之路。从“养优”到“西洲”，是一个无法越过的阶段，“养优”是修行的过程，成为“西洲”是唐胄忠君报国、实现自我的归宿。李根源“植基在养晦”，有韬光养晦静待时机的意思；王国宪追溯张简题额褒扬唐胄建书院培养学生“参议书题额，优养才俊储”。李锦标“西洲名不朽，何为名养优？王宏有卓识，迥非张简侔。”综合西洲遗教图咏可以看出“养”包含修养、教化、培育等意蕴。

“十二图咏”中“西洲遗教”的诗作反映了明代海南的文化繁荣。唐胄生活在明代，海南已经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人学者，例如，丘濬、海瑞等。明代海南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洲书院的建立是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缩影。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传承了理学和经学的思想。唐胄的教育理念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效仿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的学规，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提升。唐胄及其书院的教育活动，对海南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办教育，儒家文化得以延续和发扬。

另外，从同时代对唐氏族人的评述可以侧面揭示“养优”的价值意蕴。

丘濬为攀丹唐氏八世祖唐敬作《归田乐诗序》：“……谓公才长器闳，蓄久养充，前日衡阳之政，特其端绪耳。未足以究所有也。”[7]丘濬文中丘濬称唐敬才智出众，器量宏大，多年的积蓄和修养已经非常充实，他出为循吏，大的作为。而后提到他不受外界功名利禄的诱惑，坚定地选择提早退休，“欣欣然喜溢颜面，举手加额曰：‘吾一生之事毕矣。’”其德行高尚，内心富足平静。“处为醇儒，出为循吏”正是古代儒者的追求的一种人生理想状态。

3.唐胄的“养优”教育实践

3.1 兴学重教，推动学校建设

“养优”不仅是个人修行的过程，更是实

现忠君报国、服务社会的必由之路。海南期间，唐胄利用家中藏书，兴学重教，创办书院、为《三祠录》作序，为万州儒学、儋州儒学、琼州府学的重修作记为文。重返仕途后，唐胄在多地任职，一直以“养优”的精神积极推动教育实践。查继佐《罪惟录》卷 19《唐胄》：

“累迁广西提学金事，令诸猺得遣子入学读书。”肯定了唐胄在广西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做出的贡献。《云南通志》卷 20《名宦·唐胄》记载：“唐胄，字平侯，广东琼山人。嘉靖间，任金腾兵备，改提督学校，教士有法，振拔孤寒。累官兵部侍郎。赞叹了唐胄在云南提督学校时候教育方法得当，对贫困学子的提拔支持。

3.2 注重礼乐教化，端正士风

唐胄在提学广西期间，是“养优”思想与教育实践体现得最充分的阶段之一。嘉靖元年（1522年），唐胄被任命为户部河南司主事，这是他重新为国家效力的新起点。三年后（1524年），唐胄晋升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很快改任提学金事，负责监督广西的教育事务。离京时，朋友们认为唐胄应担任更高层次的文职以展示才华，但唐胄的好友湛若水认为唐胄并不追求名利，而是“其于理道也，绰绰乎有余裕也”。[8]唐胄带着满腔热情踏上了新的征程，决心为广西的教育事业倾注心血。

为了促进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唐胄督促各地兴建书院，不遗余力地改造士子学习环境，千方百计充实书院藏书。他派人去北京、南京、建阳等刻书印刷业发达的地区采购书籍，供学子翻阅。唐胄在乡试与会试中两夺礼魁，精通礼经，他认为学礼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把礼的法则与精神贯穿到生活中，以此振作士风，匡救世道，唤醒人心。为此，他亲自督导学校师生学习冠射诸礼，端正士风，振奋精神。[9]

3.3 深入基层视察，关怀少数民族教育

唐胄任广西提学金事期间，唐胄经常到各地巡视，足迹几乎遍布广西全域，就连偏僻州县也留下他的身影。唐胄有一首题为《果化州》的小诗，勾勒出他在下乡视学的情景。诗曰：

“花引醒眸鸟叫愁，荒夷岁晚亦寄游。黄茅紫磴疑无路，一抹烟开果化州。”[10]果化州位于广西邕州（今南宁市），明初属田州府。嘉靖九年（1530），改属南宁府管辖。那年，唐胄五十多岁，仍然不辞辛苦，翻山越岭，拨草寻路，欣然前行。唐胄感叹，这里的花朵引人注目，鸟鸣声中带有几分忧愁。在这偏远的荒

夷之地，岁暮时分也能偶寄游兴。黄茅覆盖的山路上似乎没有路径可寻，可当一抹炊烟升起时，果化州便展现在眼前。这首诗细腻描绘了唐胄在下乡视学途中的所见所感，体现出他身体力行、深入基层的勤勉态度。

唐胄每到一地，都力劝当地土官和老百姓送子弟入学。他在古田地区兴学教化，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百年少有的太平局面。他写下《劝古田诸生归学》一诗，表达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和对学生未来的关切。“依依古田县，丛莽万山麓。金甲初洗腥，疮痍嗟未复。……适有良师来，统归振新铎。……嗟唐吉安丞，欢笑入夷落。清歌与籥吹，夷俗为变革。化予夷未几，遣子再入学。蓝衫舞春风，酋父侧笑跃。今去大弦歌，刁斗声应伏。绕垣摆岭平，取径都狼速。笑歌长去来，忠信无蛮貊。忧戚天汝成，居夷孔亦欲”。

宋元文献中，广西桂林府的古田县是“徭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明中叶文献记载中，已将古田的主要活动人群称为“僮”，和“徭”一样被官府视为动乱源头。面对地方社会的动乱局面，卫所难以承担讨伐任务，官府经常征调桂西“狼兵”进行作战。唐胄对古田县的学生充满关怀，希望他们能够克服生活的艰难，重新回到学校。他深知学生面临的困境，如菜园荒废、粮食短缺等问题，并为之感到痛心。他认为教育不仅是学生的责任，也是管理者和教师的责任。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学生重新走上正轨，正如唐代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教育的王义方那样。唐太宗贞观二十年，王义方因刑部尚书张亮获罪被牵连，被贬为儋州吉安丞。在海南一待便是三年，他到当时的县治旧城村后，召集各峒首领商议，创办学校，挑选子弟，亲自讲经传学，教授礼乐。《新唐书·列传·卷三十七》记：“吉安介蛮夷，梗悍不驯，义方召首领，稍选生为开陈经书，行祭奠礼，清歌吹籥，登降跪立，人人悦顺。”唐胄强调治理需要政令和教育并重，地方官吏在教育中应承担重要职责，不能袖手旁观。他希望通过良师的到来和合理的政策支持，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让学生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中学习。学校要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如粮食、住宿和安全保障，让学生能够安心求学。

此外，唐胄在云南提督学校写下的《楚雄府新迁儒学记》是一篇记述楚雄府儒学搬迁和新建的文章。唐胄通过记述楚雄府儒学的搬迁和建设过程，展现了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文章强调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应普及到各个地

区，内容应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方法上应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社会功能上应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稳定，精神内涵上应传承道统、培养道德修养。唐胄的“养优”教育实践不仅在他所任职的地方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他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如兴建书院、充实藏书、推广礼乐教化、深入基层视察等，展示了他对教育普及性和公平性的高度重视。唐胄的教育思想强调德行与智识并重，注重教育的长远影响和社会功能，这些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偏远地区得到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4. “养优”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中的体现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作为唐氏后人建设管理的学府，对养优文化精神进行了时代继承，并将其融入到现代教育实践中，赋予了这一古老理念新的生命力，并将唐胄“养优”文化的内涵概括为“养优秀品德”“养优容胸怀”“养优良习惯”和“养优异学业”等有机联系、互相支撑的四个方面，为现代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4.1 “四优”文化特质的内涵与实践

4.1.1 养优秀品德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古人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养优文化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唐胄一生秉持这一理念，在个人修养上追求卓越，也在其教育实践中大力弘扬这一思想。唐胄的优秀品德主要体现在恪守孝道、崇尚贤达、关爱亲友等方面。唐胄继承父亲遗志、整理藏书、修建像池，后又因母亲年迈而弃官归乡，体现出一片孝心。同时，他以崔与之、范仲淹等贤臣为榜样，崇尚贤达，鼓励学生们向苏轼、丘濬等名贤学习，传承他们的智慧与精神。居琼期间，重修宗祠、祖坟，对待亲友关怀备至，这种亲情与友情的深厚情感也为他的教育理念增添了温暖的人文色彩。在现代教育中，无论是职业操守还是社会责任感，都是学生未来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德育课程、社会实践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学生们通过参与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亲身体验到助人为乐的乐趣，感受到责任与担当的力量。

4.1.2 养优容胸怀

优容胸怀指的是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唐胄一生志向高远，胸襟开阔，立志为国家和社

会作出贡献。他的这种胸怀天下、以国为重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子，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唐胄深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就难以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基于此，他在教育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学生志向的引导，希望通过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成为有责任感、有能力的社会栋梁。今天的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继承了唐胄的这一理念，通过开设各种讲座、组织参观学习等活动，帮助学生拓宽视野，了解世界，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这种优容胸怀既能够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又能让学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保持从容不迫的心态。

4.1.3 养优良习惯

唐胄在其教育实践中非常重视习惯的培养，尤其是笔耕不辍和廉洁俭朴的习惯。他本人一生勤勉不辍，著作等身，正是他对学术孜孜以求的真实写照。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唯有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方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所建树。《广东通志》载：“胄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唐胄衣食从简、廉洁自律，为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是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1.4 养优异学业

教育中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专业技能培养同样不可忽视。唐胄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正是他对学术孜孜以求的真实写照。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唯有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方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所建树。在他的书院中，学生们不仅要学习儒家经典，还要涉猎诸子百家、历史著作、文学作品等，力求全面发展。这种全面的知识结构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更为他们在未来的职场竞争中赢得了优势。

“养优”文化的“四优”不仅是唐胄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现代教育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指导原则。唐胄的孝道、崇尚贤达、关爱亲友、胸怀天下、笔耕不辍、廉洁俭朴等精神，都深深融入到了这一理念之中。

4.2 话剧《回望西洲》中的“养优”文化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的话剧《回望西洲》围

绕唐胄兴学与修志展开，生动展现了唐胄创办养优书院培育人才的教育情怀。剧中阐述了“养优”二字的深刻含义：为人子居家则孝悌亲仁，为人臣做官则忠君爱民。明确指出，办学的根本在于“养优秀之品德，养优容之胸怀，养优良之习惯，养优异之学业”。

剧中第一幕展示了唐胄教诲后学子弟的情景，毛竹虽生长缓慢，但也会破土而出，拔节生长。毛竹的生长寓示着学生们虽然起点不同，但都有远大的志向和潜力，表达了职业院校培养普通劳动者和自贸港建设者的教育初心。第二幕则展示了正德《琼台志》的编纂过程及其艰难性。通过唐胄与王佐之间的学术争论，突显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历史的真实感。正德《琼台志》提供了历史上关于南海主权的重要证据，增强了人们对南海主权的认识和理解。

“养优”文化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它强调个人修养、社会责任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面发展，对现代社会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唐捷，符勇.唐胄养优文化读本[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8.
- [3] 郭皓政.岭南人士之冠：唐胄[M].海口：南方出版社，2015.
- [4] 张意薇.攀丹唐氏宗谱“十二图咏”：展卷如虹耀琼州[N].海南日报，2022-09-05（B05）.
- [5] 唐胄.正德琼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 [6] 钟芳.钟筠溪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 [7] 丘濬.丘濬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 [8] 郭皓政，刘一梅.唐胄与岭南历史文化考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
- [9] 唐捷.海南历史名人连环画·唐胄[M]，海口：海南出版社，2025.
- [10] 沈乃文.明别集丛刊[M].合肥：黄山书社，2013.